印象中的台灣作家張曼娟，應該一直在美好的文字中自在逍遙着。這次見到她，談起的卻是「中年」與「死亡」。什麼？張曼娟也會有中年危機嗎？坐在面前的她，笑容還是一貫的清爽自信。正如她所寫過的，所謂的中年，正是「卡」在人生的中途，但正因為卡住了，才能停下來把自己好好看清楚。看破中年的謎題，才有美麗幸福的晚年。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張曼娟 一場關於年老的想像

哀樂中年

引發張曼娟開始思考中年、老去、死亡等人生課題的契機，竟然是「眼袋」。

張曼娟笑着說，過去的幾年中，她發現身邊的朋友，不管是男性還是女性都開始樂此不疲地做醫美，「他們做了後就會來指正我：你看，你的眼袋要去處理一下，處理好了就會看起來更年輕呀。類似這種。我當然知道他們是好意，但是我可能從年輕開始就有點叛逆，會覺得為什麼別人做醫美我也要做？是會看着比較年輕，但那不是真正的你呀，你的樣子就是會隨着時間慢慢改變的不是嗎？」

人為什麼不能接受自己原本的樣子？年紀大了是不是就一定醜？這些問題不斷浮現在她腦海中，「我也看過有些老人家是很好看的，他們為什麼好看？我發現那種好看是從裡面來的，從身體裡面，從心裡面。人就是要自然，不勉強。」

更深沉的契機還來自父母的變化。兩年前，張曼娟的父親突然患上急性精神分裂，母親也被這變故所擊垮，照顧父母的重擔一下子壓在了她的肩膀上。疲累又無可逃避，她突然意識到自己瞬間成長了，「這種成長是，我不能再過着偽年輕人的生活，而必須要去面對、承擔生命裡的重擔。」雖然她一直和父母同住，但在父親患病前，並沒有真切感受到老、病所帶來的痛苦和消磨是如此來勢洶洶，不容分說地逼她面對人生的險要關口。「（父親的病）突然發生，瞬間擊垮我們的家庭，有些孩子就逃跑，我則是不想逃的那個人。那一刻我才突然意識到我的父母親除了我以外其實是沒有其他人的，我必須要去承擔他們人生的最後一個階段。這帶給我蠻大的感受，這原來就是所謂的『哀樂中年』，以前它對我而言只是一個詞擺在那邊，我不知道它真正的意涵，而到這一刻我才感受到這個詞的重量，知道為什麼『哀』會放在前面。因為到那時，我才品嚐到人生是有很大的悲哀的。」

生命中的變故讓張曼娟真正去面對中年，父母的老年情狀也讓她不斷想像自己老了以後會是什麼樣子。「或者我期待老了以後會是怎麼樣呢？」一場關於年老的想像就此開始。

人生下半場

對於張曼娟來說，面對中年，就是看清自己正站在人生的中場上，徹底揮別了自己的青春時代，準備着進入老年。「以前如果是人生的上半場的話，現在的我已經取得了通往人生下半場的門票。但是人生的下半場到底要怎麼過呢？很多時候是操持在我們自己手上的。」

張曼娟說，站在中年的時間節點上回看我們過去的人生，大部分的時間都不是以自己的意志為首位。「大概有二十年的時間我們是以父母的意志在過日子，接下來進入職場，是以老闆的意志為先；進入家庭後，又必定考慮另一半的意志，或者以孩子的需求為最重要的考慮。人生的上半場很多時候我們是在為別人而活，在進入人生下半場之後，很多人為什麼會覺得越來越沒有生活的目標和重心了，主要是因為好像你不再那麼被需要了，還要面對退休的關卡。孩子長大離開了，這是空巢；別人說你現在很有空，可以做很多你想做的事情，但很多人是太有空了，不知道要做什麼。重新培養興趣和愛好嗎？好像也不知道自己有什麼興趣和愛好。」

體能下降，健康亮起紅燈，人生已經過半，卻茫然不知自己由何而來又將去往何方。中國人所推崇的「安身立命」的想法在這個時刻尤其讓人更加焦慮。張曼娟說，中年和一個「空」字緊密相連，不好好地思考中年，如何面對晚年？「到了老年，就是一場又一場的戰爭，和你的身體，和你的疾病，和你的精神狀態等等。我後來想想，中年期是人生最長的一個階段了，從35歲開始人生就進入中年了，之後甚至可以延長到65歲到70歲。這麼長的時間，不應該好好面對嗎？如果中年沒有過好，可以想像老年一定會很悲慘。這種悲慘不是來自經濟上的壓力，而是來自於沒有擺平內心的紛亂和空的感覺。老年只會更空。」

「到站了，你就下車了」

那該如何思考中年？近年來，圖書市場中多了許多關於銀髮族、老年生活的書出版，教人「如何優雅地老去」。而不少圖書也針對臨終關懷及死亡的話題提出了新的見解。張曼娟說，她反倒是回到中國古代的經典中去找答案。

「我覺得我們華人比較崇尚儒家思想，這個束縛了我們對於死亡的想像，嚴重束縛。有人問過孔子關於死亡，孔子怎麼說？『未知生焉知死』。這句話真是糟糕！——都不知道為什麼活着，談什麼死?! 結果大家都不談死，不但不談死，還把死當作很禁忌的事情；不單是禁忌，還把死後的世界變得很醜化、很恐怖，讓你對死亡這個事情充滿了恐懼感。」

張曼娟回憶小時候的台灣，很重視喪禮，吹吹打打哭天搶地，甚至要僱專門的人來哭。「幾天幾夜吵得四鄰不安，讓你覺得死是恐怖的，像是強大的病毒。」她說，「我們從小就在這個氛圍中長大，怎麼敢去凝視死亡？當然是能逃多遠是多遠。」直到她接觸道家的思想，才在老莊的文字中找到符合自己期待的對死亡的理解。「師法自然，他們覺得人的生老病死就是要學自然，自然就是春夏秋冬，有生必有死，就是那麼自然。所以莊子在太太去世後鼓盆而歌，他覺得太太算是得到人生的圓滿和解脫了。這個思想是那個年代的人對我們最好的啟發，可是現在很少人說到。」

身邊的朋友和長輩對於死亡的看法也不斷給她啟發，她說起自己的一個伯父，一輩子積極自足，年紀大了也不想依賴兒女，選擇去住養老院，「和一群老人票戲，玩啊，享受人生。」後來不幸得了癌症，身體常常劇痛，要吃醫院開的止痛藥或貼止痛貼片，藥的副作用讓他產生幻覺，生活深受影響。「我覺得他的這種生活應該是非常痛苦的，但是每次去看他，除了很痛的時候，他都可以很心平氣和地和我說話。有時會說：『哎呀，真是等不及了，怎麼還不死啊。』我會問他，『伯伯，你不怕死嗎？』他說：『死有什麼好怕呢？到了就是要死嘛。』以前沒有聽過長輩這樣談死，帶給我很大的震撼。」

「死亡，大概就是我們的終點站，到了這個站，每個人都要下車，不見得都要哭着下車，就好像搭一個長途車，有些人早下車，有些人呢晚下，所以不用痛苦，只是你到了，就要下來了。死亡其實是很自然的事情。」說着這話的張曼娟，始終掛着淡然又自在的笑容。看破死這個中國人最大的禁忌謎題，再來看自己的中年，在這承前啟後的時刻整理好自己，自然能拋卻包袱，清爽地老去。

書介

圖文：草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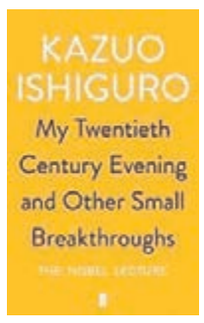
匡超人

作者：駱以軍
出版：麥田出版社

人類殺掉自己的未來，我們在那境地裡，就像焰火不在，不知為何影子還冷寂地貼壁而行。這是一個充斥着虛假、誆騙、猜忌，勾心鬥角、網路爆亂、文明崩毀的當代世界…… 台灣小說家駱以軍的創作一向不按牌理出牌，在《西夏旅館》、《女兒》之後，又一本令人瞠目結舌的小說——偽自傳私密敘事，接力式的碎片故事，詭譎頹廢的意象，還有人渣世界觀。他的文筆漫天花雨，既悲欣交集又插科打諢，充滿末路詩人的情懷。

My Twentieth Century Evening and Other Small Breakthroughs

作者：Kazuo Ishiguro
出版：FABER & FABER LTD



本書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石黑一雄在頒獎典禮發表的演講集結成的文本。演講中他從1979年講起，那年他為了英國東安格利亞大學的創意寫作課程，搬到附近的一個小鎮，那時候的安靜及孤獨即是讓他成為作家的關鍵。石黑一雄也講到在1960年身為「外國人」的自己和家人，是如何在英國生活，接着談到「祖國」日本對他的影響，對他來說，他心中的日本和實際上的日本已脫節，他心中的日本是獨特的，而他希望在小說中讓逐漸模糊的日本印象再次重生。石黑一雄認為寫作對他而言，與其說是表達一個想法或者去教導他人，更重要的是傳達、溝通情緒，最後他希望作家們要努力挖掘文學中的寶石，對於構成文學的元素不可太保守，他在一個文化爆炸的年代成長，見證了許多文化的發展，現在社會相較之下似乎有許多變化，但對於未來他依舊保持樂觀。

同情者

作者：阮越清
譯者：顏湘如
出版：馬可孛羅

2016年普立茲小說獎得獎作品，描寫大時代下的小人物如何面臨內心交戰、國家民族與身份認同的撕裂拉扯，震撼人心。1975年4月，西貢陷入動亂。在某處別墅裡，一名將軍喝着威士忌，在他信任的軍官幫助下列出一份名單，決定誰能搭上離開這個國家的最後一班飛機。將軍和他的同胞在洛杉磯展開新生活，卻渾然不知在他們之中，那位軍官正暗中觀察着他們，並將一切報告給越共。《同情者》講述的正是這位軍官的故事。這是一首氣勢磅礴、描寫愛與背叛的史詩，全書呈現驚悚小說的步調與懸疑性，以尖刻的手法探索認同問題、體察在兩個不同世界生活的難處，同時也是個關於愛與友誼、感人至深的故事。

向田理髮店

作者：奧田英朗
譯者： 王華懋
出版：悅知文化

直木獎、柴田錬三郎獎、吉川英治文學獎得主奧田英朗扣緊社會議題、既悲觀又進取、笑中帶淚的幽默之作。沒落的煤礦小鎮，好事的鄉民們，今天依舊來到向田理髮店八卦。作者則以主角康彥串起關於蕭條小鎮的故事，六則短篇看似獨立，實則相互聯繫，在幽默詼諧的口吻中，種種敏感的社會議題被一一挖掘，例如人口流失、高齡化的偏鄉問題，還有小鎮振興不易、醫療困境、當地年輕人結婚對象難尋等。

徵稿啟事

本版「書評」欄目開放投稿，字數以1,300~1,500為宜，請勿一稿多投。如獲刊登，將致薄酬。投稿信箱：feature@wenweipo.com或bookwwp@gmail.com

書評

——評馬小紅《禮與法：法的歷史連接》 「傳統法」正義

馬小紅教授的力作《禮與法：法的歷史連接》（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7月版，以下簡稱《連接》。）對「傳統法」這一法律文化本體問題進行了重新追問。箇中嚴肅與精彩，掩卷難止。

曾憲義先生在為本書所作的《序》中言道，「圍繞『禮、法』關係尚有諸多問題需要辨正，需要考探源流，需要東西方對比，研究才能高屋建瓴」。正是循着這一路標的指向，馬小紅教授溯及遠古，會通中外，首先對學界使用混亂、歧義紛呈的法及相關概念努力做逐一的澄清。在此基礎上，作者創造性嶄新定義了「傳統法」，認為與相對歷史性和暫時性的古代法不同，傳統法是指與社會發展相適應，「通過法傳統『不斷更新』延及到近代、現代以至將來」的法。在具體表現形式上，除了有效規範人們行為的律、令、例等規則外，還包括制度層面或雖非制度但有近似功能的「禮」。兩者都統一於「法」的範疇，共同構成了「傳統法」的體系。

人類社會之所以不斷發展進步，創造出燦爛的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應歸功於對傳統的傳承。馬小紅教授在書中指出，即使「一個國家和民族在借助外力發展的同時」，「其立足點必須要『自力更生』」或「自我更新」。「只有將傳統變成動力時，這個國家和民族的生存與發展才能持久」。任何斬斷歷史的企圖，都只能是心勞日拙，徒力而枉然。進入近代後，基於「求富」、「求強」等民族振興心切而一定程度過於功利強烈驅使下的「泰西」「法治」化進程中，許多中國人以變法修律為利器，以西方的標尺對中國的傳統法進行了種種的裁量，以至於在「誤解」與「偏見」中妄自菲薄，在批判中失去了「自我」。

如此局面的形成固有其深刻的歷史背景，但也與學界某種角度的「比較法研究」不無關係。對此，馬小紅教授作了深刻分析。一是「在殖民與被殖民的歷史進程中，以國力論文化的優劣不僅成為殖民的借口，而且成為學界的準則」。這種以一方的「先進」為參照，「另一方或幾方則常常難免被冠以『野蠻落後』或『不文明』的帽子，或在比較中欲中斷已有的法傳統而失去自我變得非驢非馬」。 二是習慣於在浮躁的氣息下用現代法的「語境」與「體系」來閹割古代法，用現代法來衡量古代法。機械生硬的切割式「研究」已使得人們難以尋覓「原汁原味」的古代法，「而對古代法的認識愈模糊，比較法研究中的誤解和偏見就會愈多愈深。我們也就愈難發掘傳統法的精華和真正尋找到法治發展的傳統動力。」而「若要將傳統變成動力」，「我們必須善待傳統，從傳統中發現『力』，從傳統找到『美』」。

因此，馬小紅教授認為，「研究中國法史的當務之急不是從史料中尋章摘句地證明自己預設的所謂理論體系，也不是在浩瀚的史料中尋找與現代法、西方法相對應的概念，而是應該扎扎實實地梳理法史研究中的一些基本概念，搞清中國古代法及傳統法的結構和真正的特色」，只有這樣，「才能完整地認識中國古代法，並發掘本國的法資源以貢獻於世界和未來」。

文：徐彪（安徽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短訊

新視角着墨新故鄉 五十萬字《鐵記莊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由時林聖、陳志君（筆名譚君）共著的50萬字長篇小說《鐵記莊園》研討會2017年12月29日下午在中國現代文學館舉行。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何建明在會上表示，此部長篇小說角度新穎，是當今新經濟狀態下的社會文學的反映，「其實主流作家很多都在描寫刻畫自己或父輩小時候記憶中的家鄉，這部作品卻將着力點放在了故鄉那片土地的變化上，展現了當今真實鮮活的農村生活，反映了中國日新月異的社會發展，為我們的文學創作提供了新的方向和模式。」

據悉，《鐵記莊園》以長江下游某濱江小城一個舊式莊園裡發生的故事為線索，描寫了三個姓氏、三代人的普通生活場景，塑造了一位守寡母親與三個兒子為主要群像的典型人物，其餘人物的刻畫、故事情節的發展圍繞他們展開，突出他們奮發勵志、不畏困難、勇於探索、不斷追求的性格特徵，彰顯正能量的主題。

作者之一的時林聖介紹指，該作品以推進式結構形式展開故事情節，全書三十五章，近五十萬字，時間跨度三十餘年，展示了一幅幅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社會變遷的畫卷。此部小說在人物塑造上也十分立體豐滿、與時俱進。他們當中，有普通而樸素的老一代農村人，有新時期慢慢成長的青年人。這些青年人，從小生活在農村，改革開放後走上了人生的快車道，有的走進大都市，甚至走出國門，有的心繫百姓，有的沉淪墮落，有的古板守舊，有的衝破藩籬……歷史主義、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在小說的創作中一脈相承，前後呼應，使小說的立體性與耐看性非常突出。恰如小說中的鐵記莊園，既有晚清的前生，也有獲得新面貌的今世。